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五回 陳清秋新婚遇刺客 八賢王微服訪元凶

狀元府三對小夫妻奉旨完婚，就在結婚的這天晚上，洞房裡時長青敬蓋嬌娘三杯酒，這頭一杯酒剛喝下去。蓋嬌娘感覺肚腹疼痛。鼻孔往外流血。這眼睛也睜不開了。「丈夫，我中毒了。」

「啊！嬌娘啊，這是誰乾的？」

蓋嬌娘呼吸急促地說：「丈夫，大概我活不了，我活是時家人，死是時家鬼。時將軍你不要過份的悲痛……」

「嬌娘啊，嬌娘！」

蓋嬌娘七竅流血，香軀倒下，時長青把蓋嬌娘緊抱在懷裡。

「小姐呀，你不能死啊！」

這時候丫鬟、婆子也都嚇慌了。「可了不得了，我們新娘子中毒死了！」

這麼一亂，前邊客廳裡小八義哥兒個正喝喜酒呢，聽著這個信兒，幾哩咕嚕往裡邊跑，可了不得了，就連花雲萍和阮英，沒等去入洞房，也跟著都往這邊來了。大伙一看，蓋嬌娘已經絕氣身亡。時長青哭得死去話來。那真是撕心裂膽，肝腸寸斷。大哥，二哥、三哥、四哥哭得泣不成聲了。

「嬌娘啊，你死得太可憐了。今天晚上花燭夜，你怎麼能這麼死啊。你死得太暴了，叫哥哥們怎麼能受得了哇！」

小孩金貴來到時長青的跟前，抓著蓋嬌娘的手。「大姐姐，你睜眼睛啊！」

阮英這陣也不知怎麼好了。「這是怎麼回事？要是抓住害蓋嬌娘的兇手，我一定把他亂刀分屍！來呀！把丫鬟婆子全給我叫來！」

丫鬟婆子全叫來了。阮英說：「是誰往這屋裡端的酒哇？」

「嗯，阮侯爺，是我。我叫春紅。」這春紅吓得面色如紙，雙腿顫抖。

「你把這個酒端來，沒看見這酒裡頭有沒有毛病嗎？」

「阮侯爺，這酒是好酒。我就在廚房端來的，這酒裡沒有毒哇。我在端酒的時候，在道上我沒小心，腳底下絆了一下，把我鞋給絆掉了，我把端酒這個盤子就放到花牆的那個牆頭上了。我把鞋提上就把酒搬來了，這酒也沒有人下毒哇？」

阮英一聽，就明白了。就是在丫鬟提鞋的工夫，有人把毒給下上了。阮英拿起了酒壺看了看，把這酒又倒出了一杯，往地上一潑，這地上的方磚都給拿得變了色了。阮英知道，這毒是劇毒，這叫八步斷腸散哪！人喝下去沒有救了。阮英拿酒壺翻過來掉過去看了看。「嗯？」發現在酒壺底上有一張紙條，貼在上頭。阮英把這紙條拿下來，借燈光一看。下面寫著幾個字：「叛父投敵，罪該萬死！」

「好哇！小子。」阮英明白了，這一定是我們得罪的仇人，藏軍山漏網之賊。知道我們弟兄在前線得勝還朝了。這又是跟我們為仇做對呀！阮英把這個紙條就揣到懷裡了。

正這工夫，聽外邊亂了：「了不得了！新娘子劉秀香被人殺了。」

「啊？」阮英當時把眼角都要瞪裂了。

弟兄們趕忙又往外跑。他們跑到劉秀香的屋子裡一看：「劉秀香啊，屍體在床上，人頭在地下。這種慘景，真是慘不忍睹，他大喊了一聲「秀香！」眼淚也就流下來了。「秀香啊，你死得好慘！」阮英哭了兩聲，突然止住了哭聲，忙問說：「快去看看清秋有沒有危險？」因為他意識到，今晚三對夫婦完婚，已經死了兩位新娘了，剩那一個。可別再遭了暗算。他一句話，眾人急忙奔陳清秋處。

此時陳清秋正在屋子裡坐著呢。丫鬟婆子出去端喜酒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她聽見這門簾咣啷一響，嗯？花將軍來了嗎？姑娘這時候還真有點含羞帶笑。呆了一會沒有動靜，陳清秋慢慢地一抬頭，啊？一看，在門口站著一個白鬍鬚老頭，看歲數有六十多歲，要從他臉上著，卻是紅中透亮，或叫做童顏久駐，兩眼一瞪象明星一樣。手裡頭提著一把寶劍。站在門口那兒，衝著陳清秋微微一笑。「啊？」陳清秋一看，就知道事情不好。

「你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再著這個白鬍鬚老頭哇，沒說話把寶劍在手中一捧，就想刺陳清秋。陳清秋這是女中英雄，趕忙站起身來往後退了幾步，來到窗邊，從牆上把單刀就摘下來了。這刀摘下來還沒等出鞘呢，這個白鬍鬚老頭的寶劍就衝著陳清秋刺來了。陳清秋趕忙一閃身，躲開他的寶劍，「噌」把單刀出鞘。

「看刀！」刀奔這個白鬍鬚老頭斜身刺去，兩個人在洞房裡打在一起，陳清秋一看哪，別看這老傢伙六十多歲，動做靈便，劍法純熟。打長了我未必是他的對手。這時候陳清秋一縱身，就上了窗戶台。「噹！」一抬腳把窗戶踹開，陳清秋就跳出了洞房。知道在裡邊地方窄小，長了我非吃虧不可。她跳出來。緊跟著這白鬍鬚老頭拿著寶劍也追出來了。這工夫院裡的腳步聲一陣大亂，小八義弟兄就全到這兒了。

「弟妹，我們來了！」

再看這個白鬍鬚老頭，一蹶腳，早地拔蔥，噌！就上房了。

阮英到這兒一問：「清秋，跑的那個是什麼人？」

「阮賢弟，那就是殺我的刺客。他已經上房跑了。」

阮英緊跟著蹶腳上房，後邊花雲萍、徐文彪全蹶腳上房，看著這個黑影在頭前，他們就追下去了。追出幾層房，到前邊都是民房了。前面是個大衙門，這個黑影就跳下去了。等弟兄們跳下去，那個黑影可就沒了。弟兄們在外邊找了半天沒找著，只好回來。

幸虧陳清秋有些本領，要不是武的，也就把命搭上了。

阮英吩咐：「預備上好的棺材，把屍首成殮起來吧。」

把劉秀香和蓋嬌娘裝到棺材裡頭。前邊高搭停靈棚，棺材頭前擺著八仙桌子。上面有五花大供，旁邊擺著金童玉女，雪花銀柳。家奴、院工、丫鬟、婆子都身帶孝服，在這兒守靈。小八義弟兄一個個哭得是淚流滿面，小金貴兒把眼睛全哭腫了。最後周景龍勸說大家，不要過分悲痛，咱們到大廳裡商議商議，怎麼捉拿殺人兇手，給她們二位報仇吧！

大伙來到客廳，一起研究。聽陳清秋說，那個白鬍鬚的老頭，長相特點，衣著打扮，想不起來他是誰，藏軍山上還沒見過這麼一位呢。

唐鐵牛說：「那備不住跟他們這幫賊沾邊掛拐，什麼親戚朋友，師兄師弟，什麼師爺，師父。這都沒准呀！」

阮英說：「是啊，我得罪的仇人不少哇。說不定從哪條線上來的呢！秀香你死後瞑目吧。你丈夫阮英一定要把殺你的兇手抓到，綁住棺材頭前！給蓋嬌娘和劉秀香你們祭靈！我親自把他開膛摘心！」阮英氣的二目閃灼似怒火燃燒。

周景龍說：「弟兄們，情緒先穩定穩定吧。我馬上寫奏章，奏明聖駕，咱們是奉旨意完婚的。現在這是喜堂變靈堂。」

周景龍連夜寫了奏章，稟告皇上，到了次日早飯後，外面進來了一名差人，報：「稟報狀元，外邊萬歲和八王千歲，駙馬爺呂剛，朝裡不少大臣騎著馬，坐著轎到府門外了，說他們來到要參靈弔孝哇！」

周景龍一想，皇上親自來了，擺隊迎接吧！小八義弟兄趕忙出來接駕，皇上下了馬。眾弟兄跪倒參拜。

「哎，眾愛卿，平身，站起來吧。朕得本奏說你府中出現了一件不幸之事。二位夫人被人殺害，朕今親自到此要參靈弔孝。」用景龍說：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勞動聖駕你老人家來此弔孝。臣怎能擔當得起呢！」

「眾卿家，不必如此，咱們到靈棚去看看吧。」

太監內侍跟隨皇上，隨後相隨的是眾王公大臣，連蔡京都跟來了。一起來到靈棚，皇上親自拈香敬酒。阮英趕忙過來說：「萬歲，您不必參靈了。」

「哎，阮元帥呀，人死者為大嗎！朕應該參靈弔孝。你們弟兄前敵上得勝還朝，立下了汗馬功勞。朕正想嘉獎你們哪。唔！沒想到府中二位夫人被害。來！把酒預備好了。」

旁邊有人給倒上三杯酒。皇上把過三杯酒全灑到棺材跟前。周景龍吩咐手下人給萬歲安排一個座位，皇上就坐下了。八王爺也坐在旁邊。蔡京裝模做樣的，好像眼裡含著淚。「咳，太慘了，太慘了。」

阮英心想，蔡京啊，備不住是你過老傢伙弄的鬼。現在我是沒抓著把柄，到時候再說！

皇上把詳細的經過又問了問。阮英整個跟皇上隨了一遍。

皇上說：「一定盡快破案，查清此事，抓住兇手，給死去的二位夫人報仇！」

蔡京說：「萬歲，這件事叫老臣親自去辦吧！責成五城兵馬司，細訪嚴查捉拿兇手。」

「不用了，孤家我要親自查辦此案。太帥不必勞神了。」

太伙一看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八王千歲趙簡。王爺要親自插手，查清此案，捉拿兇手。小八義弟兄們很受感動哇，不是八王在關鍵時候說話，真由蔡京辦案，非得冤沉海底不可，另外也足以看出，八王爺對此事的重視程度。

皇上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皇兄，那你就辛苦了。」

王爺說：「功臣完婚之時，竟敢殺人害命，分明是藐視大宋王朝，孤王查辦，理應如此。」

皇上說：「沒有別的事情，朕要轉駕回宮了。」

八王爺說：「你們先走吧，我在這兒再聽一聽詳細的始末。」

蔡京、楊戩、高俅……朝裡許多大臣，保著皇上，離開了狀元府。

八王爺和駙馬千歲呂剛，全留到狀元府內。阮英把身上那個紙條拿出來，叫王爺看了看，上面寫的是：「叛父投敵，罪該萬死！」

「好，這個紙條就給我吧。我帶著它查明這個筆跡是誰寫的。要如果把筆跡對上，那就是殺人兇手。」

八王爺馬上傳鈞旨，命開封府知府和京營殿帥相互配合，在整個京城裡面查對筆跡，一定得把響馬查出來。

王爺說：「我要親自帶頭，查訪此事，你們誰保駕吧？」

駙馬一聽：「那我就親自保駕吧！」

小八義弟兄說：「王爺，您要怎麼樣？」

王爺說：「我要親自出去，微服私訪。」

這老頭性格質樸，好動感情。是個好人哪，他同情小八義弟兄。知道天官周令印死得冤，府裡頭又貪上這種事情，王爺出於義憤，要親自參與此事！

「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弄個水落石出。」老王爺把自己的行動計劃都跟他們講了。眾人勸阻王爺，金身大駕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能妄動，王爺執意要私訪，大家只好聽從。小八義弟兄也制定了一個方案，應談怎麼配合王爺保護王駕。總而言之，阮英少出頭，因為他長得模樣，最容易認出來，就化妝也怕被人看出來。弟兄們全化了妝，候等王爺親自查訪此事。

第二天，八王千歲扮成一個教書先生的模樣，頭戴儒巾正中安一塊四方白美玉，身穿藍衫。下面是青靴子白襪子。駙馬千歲呂剛也是靴、帽藍衫，背著個黃布小包袱，就像八王爺的徒弟似的，跟隨他一起離了南清宮。在南清宮後門出來了，他們兩個人，溜溜達達地就奔虹橋這個方向來了。虹橋是東京汴梁最熱鬧的地方。他們來到這兒之後，八王爺用眼睛周圍撒摩撒摩。他手下的人全化了妝，已都來到這裡，保護王駕。八王爺用眼角一掃呀，就看見唐鐵牛了。唐鐵牛哇，青衣小帽，臉上畫了一塊黑痣，腰裡係著白圍裙，推著切糕車子，扮成賣切糕掌櫃的了。他徒弟樂寶手裡拿個小筐，在那賣瓜籽呢！圍著唐鐵牛周圍直轉悠。唐鐵牛這心也提到嗓子眼這兒來了。王爺可千萬別出事啊！

「樂寶呀，別離我遠了啊！就前後左右注意著那個白鬍鬚老頭。啊！」

「我知道了，老師，」他爺倆在這兒也埋伏好了。

八王爺一看，前邊有個茶館，王爺在茶館這兒租了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，說：「我用一用，一天給你多少錢？」

這開茶館的一聽，也行，要不然閒也是閒著，就租給他一個小桌，兩把椅子吧：「錢嘛，好說，按你掙的錢咱一九分帳吧！」王爺不計較這些，把桌椅找個地方擺好，上面弔了一塊白布，搞了四個竹桿，把時個角綁好了。臨時搭個小棚子。王爺和駙馬千歲呂剛就坐到了椅子上。王爺吩咐呂剛，用個白布小條，上面寫了兩個字，用個棍把它挑起來——「測字」。八王和呂剛在這剛坐下，不大一會的工夫，來了一個人。

「哎！你是算卦的嗎？」

王爺說：「不錯！是測字算命啊。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看不出來我？頭戴大帽，身穿青。不是衙役，定是兵。我是做官的！」

「噢，做官的。要算命嗎？」

「我不是算命的？你大概不常到過兒來吧？」

「啊，對呀。」

「我要地皮錢！」

「地皮錢？我這塊地皮多少錢呢？」

「一兩銀子。」

「噢，一兩銀子。我現在還沒有開張呢！沒有錢給你。你是個什麼官兒啊？」

「我呀。我是這一片的街丁！做買做賣，開茶館的、算卦的、擺攤的、打拳賣藝的，全得歸我管！」

「噢，你是街丁啊！這些人都歸你管，那麼誰管你街丁啊？」

「誰管我呀？瞎，地方啊！」

「那麼，誰管地方啊？」

「守備呀！」

八王說：「誰管守備呀？」

「京營殿帥呀！」

「那麼，誰管京營殿帥呀？」

「兵部司馬呀！」

「誰管兵部司馬呢？」

「皇上啊！」

「皇上，誰管皇上啊？」

「哎，你這老頭誠心要找倒霉，有這麼問的嗎？皇上頂天了。誰還管……哎！還別說。皇上要犯了錯，有一個能管，是八王千歲！」

八王說：「噢，那麼誰管我呀？」

「我管你呀！老頭，我就管著你。一兩銀子，快拿出來，少廢話！」

八王說：「這麼著，你呀，先去忙著，呆一會兒我把錢賺下來，一定給你，黃不了。」

「好吧！我轉一圈兒再回來，你不給地皮錢，我就踢了你的桌子！」

這個街丁走了。王爺微微一笑，心想，呆一會我就得收拾他！這小子刮盡地皮，這麼小一塊地方，要一兩銀子，真是個混帳東西，可惡已極。王爺氣得夠嗆，駙馬也看到眼裡記到心中了。他們在這掛條測字，你還別說，一會真圍過來一幫人。其中也有狀元府按排的不少人。這也是按著方案行事的。一個婦女，來到桌前。

「老先生啊，您給我測個字。我丟東西了。還能不能找著啊？」

王爺說：「你丟了什麼東西了？」

「我呀，丟了一個耳環哪！」

「什麼時候丟的啊？」

「就剛才我洗臉的時候，沒加小心把耳環洗掉了。水潑到外頭，說什麼也找不著了。」

「噢，你寫個字吧！」

這小媳婦寫了一個申猴酉雞的酉字。八王說：「你這耳環沒丟。」

「喲，我能找到嗎？」

「能找著。申猴酉雞，你呀，回去把雞宰了。有雞沒有？」

「我家有雞呀。」

「這個耳環就在雞肚子裡頭呢。聽著沒有？保證丟不了。」

「好！我回去看看去，多少錢哪？」

「你先別給錢。找到耳環回來再給我。我算不對不要錢。」

這小媳婦走了。呆了一會兒，又跑回來了。

「老先生，你算的真准哪！我把那白母雞宰了，那耳環真在它肚子裡呢！您要多少錢哪？」

「嗯，三錢銀子。」

「我給您五錢銀子，我這耳環是我丈夫定婚時給我的。謝謝您了！」